

AMORTIRE

21世纪
年度最佳
外国小说
2014

麻木

Florin Lazarescu

[罗马尼亚] 弗洛林·拉扎雷斯库 / 著 林亨 周关超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麻木

Florin Lazarescu

〔罗马尼亚〕弗洛林·拉扎雷斯库 / 著 林亭 周关超 /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2014-6622

AMORTIRE

Florin Lazarescu

© 2013 by Editura Polirom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麻木/(罗)拉扎雷斯库著;林亭,周关超译.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ISBN 978-7-02-010723-0

I. ①麻… II. ①拉…②林…③周… III. ①长篇小说—罗马尼亚—现代 IV. ①I54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4121号

责任编辑 陈 旻
装帧设计 刘 静 马诗音
责任校对 李 雪
责任印制 苏文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北京季蜂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138千字
开 本 890毫米×1290毫米 1/32
印 张 6.625 插页3
印 数 1—6000
版 次 2015年3月北京第1版
印 次 2015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0723-0
定 价 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出版说明

评选并出版“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是一项新创的国际文学作品评选活动 and 出版活动。在世界文学格局中，由中国文学研究机构和文学出版机构为外国当代作家作品评奖、颁奖，并将一年一度进行下去，这是一个首创。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和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联合举办，人民文学出版社主办。评选委员会由分评选委员会和总评选委员会构成。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遴选专家，组成分评选委员会，负责语种对象国作品的初评工作；再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外国文学学会及上述各语种文学研究会（学会）委派专家组成总评委会，负责终评工作。每一年度入选作品不得超过八部。入选作品的作者将获得总评委会颁发的证书，作品由人民文学出版社组成丛书出版，丛书名即为：“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总评委会认为，入选“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作品应当是：世界各国每一年度首次出版的长篇小说，具有深厚的社会、历史、文化内涵，有益于人类的进步，能够体现突出的艺术特色和独特的美学追求，并在一定范围内已经产生较大的影响。

总评委会希望这项活动能够产生这样的意义,即:以中国学者的文学立场和美学视角,对当代外国小说作品进行评价和选择,体现世界文学研究中中国学者的态度,并以科学、严谨和积极进取的精神推进优秀外国小说的译介出版工作,为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贡献。

自2002年第一届评选揭晓到2013年,“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活动已成功举办12届,共有22个国家的74部优秀作品获奖,其中,2006年度、2003年度法国获奖作家勒克莱齐奥和莫迪亚诺先后荣获2008年、2014年诺贝尔文学奖,足见这一奖项的权威性和前瞻性,也使“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重要文学奖项。

自2008年开始,这套书不再以外文原版书出版时间标示年度,而改为以评选时间标示年度。

自2014年起,韬奋基金会参与本评选活动,在“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基础上,设立“邹韬奋年度外国小说奖”,每年奖励一部作品。

我们感谢韬奋基金会的鼎力支持。我们相信,“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的评选及其出版将结出更加丰硕的成果。

人民文学出版社

“21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
评选委员会

总评选委员会

主 任

聂震宁 陈众议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叶廷芳	刘文飞	刘海平	陈众议
陆建德	吴岳添	肖丽媛	高 兴
盛 力	聂震宁	程朝翔	管士光

秘书长

欧阳韬

中南欧文学评选委员会

主 任

高 兴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石琴娥 吴正仪 高 兴 袁 伟 魏大海

在长篇小说《麻木》中，罗马尼亚小说家弗洛林·拉扎雷斯库运用极简主义手法，凭借深刻的洞察力和细腻的表现力，以略带苦涩的笔调，通过对日常细节和生活场景的艺术结构，通过对人物心理的精准发掘，成功地刻画了多个地位不等、兴趣不一、性格迥异的人物，深层次揭示出人们内心的迷惘、无望和孤独。这显然是部关乎内心、关乎人生意义、关乎生存最基本问题的小说。同时，它也让读者在不长的篇幅里，看到转型时期罗马尼亚社会的一个缩影。

“21 世纪年度最佳外国小说”评选委员会

În romanul “Amorțire”, scriitorul român Florin LĂZĂRESCU, dotat cu o perspicacitate pătrunzătoare și o expresivitate subtilă și utilizând tehnica minimalistă, prin proiectarea artistică a instantaneelor și secvențelor din viața cotidiană și explorarea minuțioasă a psihologiei personajelor, a reușit, cu un ton puțin amar, să creeze numeroase personaje din diverse categorii sociale, cu preocupări și temperamente diferite, dezvăluind în profunzime zăpăceala, deznădejdea și singurătatea oamenilor. Este vorba, fără îndoială, de un roman care abordează lumea interioară, sensul vieții și cele mai fundamentale probleme ale existenței, dând cititorilor într-o întindere nu prea mare, posibilitatea de a vedea o miniatură a societății românești în tranziție.

——Juriul anual al celor mai bune
romane străine ale sec.XXI

致中国读者

亲爱的中国读者：

四十岁的我一生中写过数千封信，却从未想过会给你写信，就像从未想象过要给离地球几千光年外的外星文明写信一样。这使我感到格外地荣幸和兴奋，但同时也让我深感不安，因为这种“奇迹”只有活生生的人才能感受得到。中国和罗马尼亚相距遥远，我们的文化、语言、文字是如此地千差万别，以致一开始会让你感到有些不知所措。瞧，这就是奇迹！人们的趣闻轶事和他们的情感经历把我们簇拥在一起，我们张开双手，睁大眼睛，竖起耳朵去迎接、去欣赏、去倾听被称之为文学的光芒和热情。

当你读了这封信，我便感到已经认识了你，你也和我一样。首先，你会很惊讶：“让我们看看一个万里之外的人要说什么，在想什么，如何看待世界。”不管怎样，我确信，我们至少有相似的爱情、别离、忧伤、孤独、友谊和背叛、勇气和怯懦、恐惧和喜悦。我也希望，我们在一定程度上还有相似的幽默感。因为，首先，我们都是人。而我喜欢写人的故事，写他们的喜怒哀乐，撇开他们不同的文化、语言和文字，真真切切地描述他们之间微妙、独特的关系。

也许你会问，为什么要读一位罗马尼亚人写的东西，为什

么要读我的小说。好书有的是，一辈子也读不完。我不想骗你，你不读我的东西，生活丝毫不会受到影响。我还敢说，如果你只读好书，就好像是多拥有了几次人生。但是，我还是想给出读我的书的两点理由。

首先，用反证法。假设一场灾难让人类与所有的书籍一起消失，而我的小说《麻木》偏偏被保留了下来。在此情况下，我想，如果一个外星文明把这本书翻译出来，便可以从中学了解到不少关于我们人类的事情。当然，它无法与莎士比亚、塞万提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或者马尔克斯的作品相提并论，但它肯定胜过一份只关注花边新闻的小报、一份政治性演讲稿、一本智能手机使用说明书或者一则高档牙膏的广告。

其次，通过观察、描写我们人类自己的事情，我有时能给即使与我朝夕相处的亲人意外的惊喜。通过我独特的观察事物和讲述故事的方式，我有时能觉察到我妻子、父母以及朋友们诧异的表情：“这是你写的？”

因此，我斗胆期盼在你看完小说后，你多少会有所触动，会有些许激动，会多思考哪怕几秒钟。

弗洛林·拉扎雷斯库

译者前言

弗洛林·拉扎雷斯库，罗马尼亚作家。一九七四年三月出生于罗马尼亚北部城市雅西。一九九八年毕业于雅西亚历山大·杨·库扎大学文学系。二〇〇〇年在雅西出版第一部短篇小说集《槲寄生的住所》，随后又在罗马尼亚印刷出版社（POLIROM）发表了多部小说，如《我们所了解的大熊猫》（2003年）、《我们的特派代表》（2005年），还有短篇小说集《带帽的灯》（2009年）。二〇〇七年，他与鲁齐安·丹·特奥多罗维奇和丹·隆古合著故事集《德拉古拉没问题》（巴黎Non Lieu出版社）。其中《我们的特派代表》一书曾获得二〇〇六年法兰克福东欧文学大奖，并被翻译成法语、德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斯洛文尼亚语、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等多种文字。

拉扎雷斯库还从事剧本写作。他与他人合著的剧本在五十多个国际电影节上获奖，其中由拉杜·裘德执导的电影《带帽的灯》曾在美国圣丹斯电影节上获最佳短片奖，他合著的电视连续剧《动物频道展播》在罗马尼亚天线一号电视台重播了八次。

拉扎雷斯库算不上一位多产的作家，其作品讲述的大多是现实生活中极为普通的人物。但作者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提

炼,通过对想象和现实、真实和虚幻的有机把握,刻画了极为真实的人性和贴近生活的故事,使读者对他的作品充满期待,而小说《麻木》的问世则标志着作者进入了创作的成熟期。

小说《麻木》二〇一三年由罗马尼亚印刷出版社出版,同年成为二〇一三国际图书沙龙书市出版社的畅销书。小说情节主要围绕两个主人翁展开:埃弗盖尼和瓦莱莉娅。他们两个都处在人生的关键转折期。过了不惑之年的埃弗盖尼大学毕业后浪迹社会,虽进行过多次创业的尝试,但仍一事无成,没有家,没有工作,没有房子,换了数十个房东,最终寄宿到了瓦莱莉娅家。尽管如此,他渴望通过文学之路取得辉煌的梦想却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他期盼着通过出版一本书找到生活的意义,体现其生存的价值。经营旧书店是他唯一的生计,但是,所有的书一夜之间在他租住房子的地窖里被淹泡,结成了大冰坨,使他不得不关门歇业。而此时,好不容易积攒下来的仅有的积蓄也已所剩无几。在此情况下,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完成大学时代留下的一个梦想——像他已经成功步入文学殿堂的作家朋友卡西米尔那样,写一本书。可是,尽管他整日整夜地把自己关在屋里,但一坐到电脑前就思想短路,灵感全无,他面前摆放着的始终是白纸一张,一个字也没写出来,而计划中的小说迟迟未能完成。此外,他还时不时地遭到恐惧症的侵扰,受尽了不仅他自己说不清,就连医生也道不明的病痛折磨,因为在他恐惧症发作的同时,所有的检查结果表明他的身体都处在最佳的指标范围内。最终,他把自己的病症归结为“麻木”,“一种身体和思想的麻木”。“自他许诺写一本书都过去了半辈子,但还是没有写成。他的圈内人——亲戚、各类朋友,甚至萍水相逢的朋友——一直等待着书面世,就好像它能带给他们什么好处,解决他们的某些问题似的。

因为生命的大部分时间泡在了书堆里,埃弗盖尼认为,就如他的好朋友卡西米尔告诫他的,书解决不了什么问题。就是一千本书也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或者说,书与人们试图给予它的重视度毫无关系。”尽管他为自己写不成小说编了种种理由,但书最终还是出版了。当然,不是他自己想要的,也不是朋友所期待的小说或者散文,而是无奈中把一些拙劣的照片和以前写成的稚嫩的诗歌找出来充数,拼凑成一百页的诗集。而诗集也不是通过正经的出版社,而是通过城里的一个复印中心,自己花了不多的钱印制出来的。

曾为生物老师的瓦莱莉娅刚退休不久,属于精力充沛、不甘寂寞、乐于参加各类社会活动的知识分子。尽管已步入老年,但她还有一颗年轻的心和不服老的心态,组建了一支老年合唱队,以充实她退休后的单身生活。但是,岁月终究要留下它的痕迹,这是谁也改变不了的客观规律。瓦莱莉娅开始遭受病痛的折磨,从起初遗忘一些小事,到后来忘记物品的名字和刚刚做过的事情,直到最终被诊断出阿尔茨海默病。从那一刻起,似乎一切都垮塌了。瓦莱莉娅也从一开始的拒绝承认事实,到后来试图通过各种方法与命运抗争,如回避亲友、剃光脑袋、出游阿托斯山,但最终还是无助地倒在丢失的意识和记忆中,彻底地被看得见,但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上帝抛弃。其他人对她的病更是无能为力。“他很想打电话给莫德琳娜。还是不打好,他对自己说。多给她一个可以沉沉入睡的平静的夜晚,让她认为一切都还好。或许这是最后一个这样的夜晚。再叫急救车也没有任何意义。世界上所有急救车的呼叫声看来都已无法把瓦莱莉娅从麻木中唤醒。”瓦莱莉娅病情的发展也使周围人的生活受到影响。她的女儿莫德琳娜担忧地观察着母亲病情的发展,而与埃弗盖尼的关系成了

她唯一的支柱,这种关系也随着她母亲病情的变化而变得更加紧密。

小说《麻木》就当代作家的生活状况和工作环境进行了有趣的探讨,讲述了从事文学写作的种种痛苦和烦恼,你不仅要面对学术界的挑剔,还要遭受读者的冷漠。拉扎雷斯库用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主人翁埃弗盖尼试图步入文学这一只有少数精英们才有资格进入的殿堂的彷徨和失落,而他已在文学界立足的好友卡西米尔对他的劝阻恰好成为作者对作家这一职业的自嘲和文化产业的讽刺。“而最近一年来却试图在跟他解释当作家有多痛苦:‘兄弟,你都不知道你沾上了多么无聊的事。别搞写作。我已经没有回头路了,如果我现在作罢,就会饿死。我都过了四十了,其他什么事都干不了。你觉得当作家光荣吗?唉,不是的。当你发现你必须屁股上插上羽毛,在公共场所叫喊,脖子上围着白围巾为自己建立一个才能的光环,但同时要去写一些廉价的东西,让人家去读的时候,你不会怀疑你是多么地可笑。’”读《麻木》这本小说时,你会发现,当作家的艰难不言而喻,而出书的容易则与其形成了异常强烈,却又耐人寻味的反差:要出书,你可以找出版社,但也可以去任何一家复印中心,那里什么都能做,你只要交上钱,就可以印制一本书,复印你想要的份数;封面可以是精装的,也可以是平装的;可以是彩色的,也可以是黑白的。如此,任何人只要花点钱,不需要写作的才华,随便拼凑点东西,印制成一本书,就都可以像一个成功的作家,赠书给他的亲朋好友。

在是否从事写作这一问题上,埃弗盖尼一直处在一种两难的境地。小说针对主人翁埃弗盖尼对从事写作的犹豫和徘徊,多次引入他与好友卡西米尔的对话。而通过对话,他的那

位已混迹文学界多年的朋友把文学的定义、出书的意义和作家的作用分析得再精辟不过了：“说到底，当代文学，卡西米尔告诉他，就像一辆由许多头牛朝着各自方向拉着的车，全然不顾车上装的是什么。你为谁写？你是否有真实的东西可说？多出一本书能带来什么好处？埃弗盖尼怀疑该写的都写完了。其他人做得比他好得多。他自己没有什么可讲述的，再说得坦白点，他从未真正有过类似的冲动。对他来说，语言交流就足够了。其次，他觉得有足够的智慧不把自己看作是天才，哪怕是一秒钟。”卡西米尔一直在排斥文学界，排斥作家这个团体，尽管他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他以他的个人经历和亲身感受，告诉埃弗盖尼要看到作家“光环”后面的苦楚，让他知道当一名真正的作家的无奈，他不仅要承受生存的磨难，还要维护成名后所谓的荣耀。因此，他的第一个忠告是远离这个职业：“兄弟，最后，你还是生活得比我成功。让书见鬼去吧。你成功地把所有人都涮了，不要让别人套住你。就像现在这样，过日子，享受生活。不要介入写作这种无聊的事情。当今的文学就是一个产业，兄弟，有评论家、发行人、出版商，还有，只有你当头给他一棒时才会引起其注意的冷漠的读者。肮脏的交易。没别的。”

需要指出的是，在拉扎雷斯库之前，还没有罗马尼亚作家触及阿尔茨海默病。《麻木》的作者花了不少笔墨来描写这个病是如何摧毁一个人的记忆，把一个活力四射、充满激情、活泼可爱的人变成一个多愁善感、喜怒无常、几乎疯癫的人。作者想通过对这一顽疾的描述，用记忆的丢失引申至生活意义的缺失。从一定意义上说，瓦莱莉娅与埃弗盖尼一样，遭受的同样是“麻木”，也就是思想的麻木，记忆和意识的丢失。所有这些症状更多地来自他们内心感到的恐惧和对生活无意

义的反应。“但如果你认为什么都不存在了,一切都已彻底地从你的脑子里抹去,你也借此摆脱了喜悦和痛苦,那留下的就只有恐惧……这是唯一一件你无法摆脱的东西,不管你做什么,即使你完全失去了记忆,因为恐惧存在于你的身体里,一直扩散到每一个细胞。”

《麻木》二〇一三年出版,其艺术手法属于罗马尼亚的极简主义流派。这种手法先被运用于建筑设计和电影艺术中,以后在当代文学中也越来越多地被作家采用。拉扎雷斯库运用这一手法,通过简化和筛选,把自己从多余和繁琐中解脱出来,把读者从一个十分繁杂的世界带入一个极为简单的环境。如果你对周围的世界稍加留意,你会发现,像埃弗盖尼那样失意落魄、贫困潦倒的作家,像瓦莱莉娅那样患上可怕的、不可逆转的疾病的老人,像珍那样为不错过招待会而出席所有文化活动的流浪汉……随处可见,他们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作家刻画的每一个人物、描写的每一个事件,其实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我们身边,甚至发生在我们自己身上,只是我们自己没有察觉罢了。痛苦、疾病以及生理和心理的衰退被作者描述得非常真实,给读者展示了足够思考问题的空间,当你合上书,这些问题还会久久地出现在你的脑海里。所以说,极简主义在小说中的运用不是一种缺憾,而恰恰是小说不可多得的亮点。作者正是运用这一艺术表现形式,通过对现实生活的浓缩,成功地刻画了多个地位不等、兴趣不一、性格各异的人物,不仅给罗马尼亚文学注入了一支清新剂,而且让读者有机会在不长的篇幅里,看到转型期罗马尼亚社会的一个缩影。

林 亭 周关超

午夜后的城市十分怪异，你会说它变了模样。

人去街空，城市显现出虚幻的轮廓。绑在阴暗角落一棵树上的自行车，像是一个装死的星外囚徒，耐心地等待着时机，以便挣脱锁链，逃离地球。那些框在闪闪发光广告牌里的人物，活像是犯了什么法受到严惩，变成不知被使了什么魔法的石块。一根根电线杆，犹如饥渴的残疾巨人，低垂着脑袋，嘴里谦卑地含着点亮的霓虹灯作为伪装，窥视着匆匆回家的夜行人，随时准备向他们扑去，将他们吞噬。用一块红砖碎片画成的跳格子间，变成一种神奇的标记，你一旦跨上去并单脚跳三步，便会进入现实世界的另一端。一条发怔的狗——世界尽头唯一的幸存者——用嘶哑的声音吠叫着黑暗。还有那些楼群，就像是超级奢华的墓穴，到了清晨，只需按一下按钮，就会释放出半死不活、试图给予生存一丝意义的生灵。

夜里两点时分，埃弗盖尼走出家门，匆匆踏上外地某市一条街道。他背着旅行包，开始脱发的脑袋上严严实实地扣着一顶帽子。听着尖头靴子的鞋跟拍打柏油马路发出的回声，他脑子里冒出这样一个念头：拖鞋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发明，与之相比，火的使用根本算不了什么。刚刚从《发现》频道看到，此项发明属于距今四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中期的一位智

者。在俄罗斯的一个山洞里,挖掘出了那个时代的骨骸。在对其脚掌骨进行仔细研究分析后,得出了毋庸置疑的结论,即这位远古的死者曾穿过凉鞋。当然,埃弗盖尼清楚,并不是死者发明了拖鞋。要在现今找到第一个穿凉鞋的人的骨骸,那该是多大的巧合,甚至是荒诞的。

那么发明者到底是个什么样的人?他花了多少时间来完成这一或许比首次踏上月球更重要的与地面的分隔呢?遗憾的是,即便现代科学也无法查证这个人,然后在现今的博物馆里展示穿第一双凉鞋而变形的脚的骨骼。

变形的脚,他继续思考着,因为另外很明显的一点就是,这位智者还没来得及去发现左脚和右脚的区别。拖鞋后跟弧度的发明则是很久以后的事了。而埃弗盖尼现在不愿意再去想象这个发明者了。他只是佩服第一个拼凑些东西穿在脚上的人。前一天买的一双新鞋带来的一丁点的快意,似乎把他从最近一段时间像走在泥泞般磕磕碰碰的生活节奏中解脱出来点。

他一直想要一双尖头靴子。这种鞋十年、十五年前很流行。的确,除了特纳经典电影频道西部片里的一些人物,现在看不到有人再穿这种鞋了。当他在小区一个小店的货架上看到这样的鞋时,着实有些吃惊,他端详了半天,请求售货员帮他留着,以便回家取钱。他买这双鞋是为了纪念与一位大奶子姑娘恋爱的日子,他已想不起来她叫什么,只记得她穿着一双裂了口的运动鞋。

冬末的寒冷已不再那么刺骨,但埃弗盖尼还是感到它穿透了他的身体。他来到约定的地点,一屁股坐在有轨车站的站台上,脱掉鞋,开始轻揉被尖头靴子夹挤得僵硬脚掌。